

登峨眉山记

■ 郑国耀

第一次爬峨眉山，是被几个同事忽悠去的。他们一再诉说峨眉山的风光如何秀丽、景色如何怡人，让我怦然心动。在此之前，作为资深“宅男”，我对峨眉山的感受，不过停留在李白“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的诗句里。定好爬山的日期，我显得特别开心。从此以后，对于这座近在咫尺的名山，我终于不再是“纸上谈兵”了。

那是五月的一天，我们赶在太阳出来，就匆匆上了路。从乐山城区到峨眉城区，再到峨眉山脚下的万年寺，我从来没有离这座秀甲天下的名山如此之近！把车停好，我们一行几人便开始了爬山的征程。

谁曾想，刚刚十几分钟，峨眉山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在我的脑海里，我从未设想过人们赞不绝口的峨眉山，竟会如此难爬！拾级而上，面前永远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台阶。彤哥和昕锋是登山的老手，不到半小时，我就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这时，我不禁想起了曾旅居乐山的两位诗人：一是嘉靖年间曾任四川御史的江西人简霄，一是万历年间曾任四川布政司参议的湖北人袁汝萃。这二位前辈，前者写过一组《登凌云山望峨眉》，后者写过一首《凌云望峨眉》。莫不是他们也视峨眉为畏途，只好在乐山城郊的凌云山顶

上眺望？

说来也怪，硬着头皮爬了一个多小时后，我突然变得精神抖擞，大有与彤哥、昕锋试比高之势。爬山，大概跟学习一样，越过了其中的“高原现象”，就仿佛打通了身体里的任督二脉。仅仅休息了几次，我们便一鼓作气地爬到了雷洞坪停车场。看表，是下午四点半。由于天色向晚，带着没有爬到金顶的遗憾，我们开始打道回府。

回程的途中，崖壁上清清凉凉的瀑布飞流直下，美得就像一首唐诗。唐代诗人徐凝诗云：“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这首《庐山瀑布》，写得分明就是峨眉山的瀑布啊。

第二次爬峨眉山，是2011年的“五一”假期。那时候，我雄姿英发，精力过剩。为了出去闯一闯，我从工作了三年多的报社辞职，义无反顾地去成都一家私立高校教书育人。那时候，我大学期间的小伙伴正卿和万里，还在一环路南四段的母校读研。那个五一，他们说想去爬一爬峨眉山。我说好，一起去吧！

正卿和万里一行风尘仆仆地从成都赶到乐山时，这个城市已是华灯初上。我将他们安顿在成都一家商务酒店，约定次日天不亮就出发。和上次一样，我们依然从万年寺爬起。和上次不一样

的是，我们起步时，晨曦才刚刚爬上林间，透出浅红色的光影。

我们背着背包，开始了漫漫的攀登之旅。因为是出游，正卿和万里还夸张地带了一个相机。停下来休息时，我们便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将画面定格下来。怪石嶙峋处、花团锦簇处、小桥流水处、云山雾罩处……都是拍照的好地方。我曾痴痴地想，怎样才能把峨眉山的美景留住呢？而相机，显然是个糟糕的道具。

我们爬到雷洞坪后，决定在此住上一宿，第二天直奔金顶。这个傍晚，天气有些阴冷。淅淅沥沥的雨幕中，升腾着白蒙蒙的雾气。我们披着租来的大衣，在屋檐下不停地说着什么。我们的谈话，关于未来，也关于理想。在我们的身后，时间骑着一匹快马，一闪而过。

想到明天就要分别，我还是有些不舍。正如唐代诗人李叔向诗中所写：“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愁，是唐诗宋词里写不完、说不尽的话题。如今，它正渐渐地向我袭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我的担心丝毫不错，那个“五一”以后，我们基本上没有再见面。正卿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内蒙古老家，在鄂尔多斯当公务员；万里研究生毕业后，又去南开大学继续深造，即将前往山西任大学任教。而我，则在成都待了

一年之后，重新回到新闻行业。那一次，在浓厚的雨雾中，我们虽然爬到金顶，却没有看到日出。

第三次爬峨眉山，是在2014年年初。一元复始，斗柄回寅之际，弟弟、妹妹从千里之外的老家赶来了。宋人邵博说：“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在号称“山水窟”的嘉州，好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但带弟弟、妹妹外出时，我首先想到的景点，还是峨眉山。

这一次，我们没有打算上金顶，甚至没有打算爬到雷洞坪。不是常有人说，风景在路上吗？这一次，我们打算从五显岗出发，看看一线天的山水，看看洪椿坪的猴子。如此一来，既省去了爬山的劳顿，也亲近了自然，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前行的途中，弟弟、妹妹果然玩得很开心。葱郁的树木、清澈的流水，已经不再寒冷的微风……都让他们觉得十分新奇。甚至那些在亚热带十分常见的植被，妹妹也好奇地询问着名字和用途。我们顺着缓坡走下谷底，白天花的溪水正跳跃着奔向低处。抵御猴子侵袭的竹竿，瞬间成了戏水的玩具。用竹竿奋力击水，水花便顿时越过头顶，向四处散开。简单而俗气的玩法，已到而立之年的我，还是玩了一遍又一遍。

在洪椿坪，我们如愿以偿地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猴子。树枝上、吊桥上、栏杆上，到处都是蹲立或爬行的猴子。我们结伴行走一圈，却经历了不少“险情”。最“险”的是，一只猴子竟然爬到弟弟的背包上，不但拉开了拉链，还将一包食物顺利收入囊中。我们游兴正浓，哪里顾得上这样的小事呢。

下山的时候，弟弟、妹妹便定好了回家的日期。不用说，那将是一个无比漫长和难熬的旅程。想着弟弟、妹妹的离开，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感伤。这种感伤，或许就是传说中的乡愁吧。当王勃写下“百年怀土望，前里倦游情”的时候，当薛逢写下“去年春似今年春，依旧野花愁杀人”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定然有着李颀诗中“望极天涯不见家”的惆怅。

说到乡贤，便不得不提同为雁门人的慧持。据说，峨眉山普贤崇拜的肇始，就与慧持的努力密不可分。关于慧持，我知之甚少。而对于慧持的兄长慧远，我是熟悉的。他不但是大力弘扬佛法的一代名僧，还是佛家开宗立派的人物。老家的白人岩，正是慧远修身说法的道场，声名远播。

与弟弟、妹妹从洪椿坪返回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下次回老家，即使不去雁门关，也要去一趟白人岩。

为生命修剪

■ 杨金坤

客厅里的绿萝长势极好，不到一年就爬满了影视墙，整个客厅看起来绿油油的，充满生机。但最近几天，不知什么原因，整株绿萝叶片发黄、变黄和脱落，有一根枝条甚至变成光秃秃的茎秆了。

“这病好治，剪根。”我请来从事养花、卖花行业的高中同学，同学看了看绿萝，很轻松地

同学说完，在花盆中拽了拽绿萝，见拽不动，同学直接把花盆剪开，取出绿萝根系，只见整个根系发黑发臭。同学干脆利落，根系腐烂部分直接剪断，根系太长又很杂乱的则剪短，根部老化成褐色的也进行稍微修剪。

“哥们，别太狠了，你不心疼我可心疼。”见绿萝的根系在同学手中越变越小，我着急地说。

“烂根要剪净，否则再次腐烂；根系要剪短，刺激新根长出；老根系要修剪，改善生长状态。我剪得没毛病。”同学自豪地回答。

同学剪完以后，把剩下的稀稀疏疏的根放在高锰酸钾溶液里浸泡了十几分钟，晾干以后，又把绿萝栽种在一个新花盆里。

“剪根，是为了更好生长。放心吧，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你的绿萝就要长疯了。”同学见我怀疑的目光盯着绿萝，拍拍我的肩膀说。

真应了同学的话，三天以后，绿萝发蔫的叶片硬挺了，变黄的叶片又绿了；七天以后，整株绿萝的叶子绿得都能汪出水来；十天以后，枝条变粗，新梢疯长。

望着疯长的绿萝，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扎下了许多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舌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我们经历越多，积淀越厚，心灵里扎下的根也就越多，背负也越重，孩提时代那些简单的快乐，纯洁的喜悦，一去不返。这时，我们也需要拿起剪刀，毫不客气地为自己剪根。把抱怨之根剪断，把物质之根剪短，把欲望之根舍下。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只有把妨碍我们心灵生长的根系剪掉，我们才有调整休憩的时机，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我们才能绽放生命的光彩。



走街串巷

宋道君摄于中心城区婺姆街

四月的打开方式

■ 仇士鹏

三月的阳光，还是白晃晃中藏起些许的冷意，四月的阳光已是明黄中含着深深的暖意了。

它斜斜地照在院子门上，抚摸着斑斑的锈迹和颜色暗沉的挡板，让铁门阴郁的脸色多了些生气。墙边的无花果树已经长出了嫩绿的新芽，而给它剪枝的人却很久没有出现。

两个老人弯着腰，扒在院子门口，推开门上巴掌大的翻盖窗，往院子里瞅。“那三轮车好几天没动了，家里到底有没有人？”“门窗紧锁，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他们是我对门的邻居。虽然才搬来不久，但和父亲相处得十分融洽。一边商量着，两人一边往门卫处走。路上，遇到了拖拉机的大婶，便问道：“你看到老仇了吗？”“没啊，好几天没见他蹬三轮车出来了。”“两人走得更快了些。到了门口，急急地问道：“你有看到老仇出门吗？”“没有，从早到晚都没看到他人影。”

老人急了。又回来拍了拍前门，高喊道：“老仇——”。正好冯叔经过，他是父亲的老朋友，拦住了邻居。“他回老家了，你们不用敲门。”“回老家了呀！那就好，我们还以为出什么事，都准备要报警了。”老人松了一口气，拿着拐杖蹒跚地走了出来。“他做了个小手术，不能动，在这里没人照

顾，就回老家住弟弟那边去了。”“没事就好，这几天见不到他人，把我们俩急坏了。”老人咳了几声，可能是刚才走得太急，岔气了。

几天后，清明放假，我才从外地赶回家。父亲从老家打来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故事，还跟我说，有些快递放在菜鸟驿站，他没法取，就都让前楼的奶奶帮忙拿了。“你不要跟她说我动手术了，就说我有事回老家了。”他反复叮嘱道。

奶奶是看着我长大的，是母亲生前的领导和好友，我家大大小小的事她都知道。

那时正是傍晚，天空从高楼的顶端开始，漫漶着深深浅浅的霞光。奶奶正在洗碗，看到我后，她的脸上突然扬起热烈的笑容。开了门，把快递给我后，奶奶突然拉住我的手：“你跟奶奶说实话，你爸爸究竟怎么了？”“他就是回老家了，累了一辈子也该回去散散心了，过几天他就回来了。”“真没出什么事吧？多久没看见他啦，你不要骗奶奶啊！”“我自己的爸爸我不知道嘛，他过一周就回来了。”奶奶半信半疑，直到我再三保证才松开手。

回家的路上，抬头望了望天空，醉人的晚霞正缓缓倾倒，流入夜的博大与富饶。路灯亮了，它们与我无亲无故，却始

终站在家的四周，在我归来时洒下可爱的光明，为孤零零的夜晚润上安然与温馨的光泽。

假期很短，第三天我就走了。因为家里没人，我就出门吃早饭。回来时，在父亲常待的“拉客点”旁，一个大叔突然喊住了我。未等我开口，他就说道：“上次你爸把你送到汽车站的时候你坐在车上，我没看到你的脸，今天还是老张跟我说我才晓得。”张叔是卖手抓饼的，父亲没生意时就会和张叔聊天，刚刚路过时我还和他打了招呼。

“你爸爸住院的时候就是我女儿帮忙照顾的，”大叔笑着问道，“他现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啊？”“已经能走路了，过些日子就能回来了。”“这是微创手术，恢复快一点。”大叔猛地一拍脑门，“呦，你还不知道我是哪个吧，我和你舅舅是老朋友，哎，你说他多好的人啊。”“可惜走丢了。”我接着说道。可能奶奶也是想到了我舅舅吧，我突有所悟。

此时正是九点，阳光顺着一家家店铺里冒出的腾腾热气落在人们的身上，前些天下雨遗留下的冰凉都被焐热、安抚，而城市也重新有了温暖的体温。四月，以暖暖融融的方式，在烟火人间里徐徐地展开。

记事簿：错版的风景

(二首)

■ 龙斐

约会

只身赴旷野
矮草丛里仍有虫鸣鸟语
有它们不为人知的欢乐
草叶在夕阳中晃动
每一束光都像是
试图拨弄大地的手指

一棵枯干之树再次成为
旷野的焦点——
我们总是对高于自己的事物
莫名谦卑。即使有些
矗立的事物渴望轻轻躺下
好比曾经多彩的灵魂
也需要回到黑色的栖息之所

落日有落日的使命，而我
只为一次约见
旷野空茫，当我转身，低头
我看见预约的对象快速抵达
我的脚跟——如此善解人意
在我面前，它只使用狭长的深邃
拒绝任何形式
高过我的额头

错版

那棵年老色衰的梧桐
还在沾沾自喜于法国国籍
身处繁华街边，像块过时的广告牌
最后一片叶子摇曳在树冠，露出高傲
怎么看都不像是瑟缩的乌鸦

他不肯随意靠近一个人
把自己逼进世态里一只巨大的胃
窗口是实在的。脚印只能证明
一只鞋的位置曾经存在过

石头压制不住一朵膨胀的气泡
它的内心也盛放不下一滴谄媚的露珠
穿一身青苔，拒绝与季节暧昧
一句话也不说。阳光恰好爱上这沉默

错版的风景。在夕阳里愈发清晰

水落在远方

(外一首)

■ 高发奎

春天的邀请函，姐姐
你收到了吗
水落在远方
一行白鹭在天空中写诗

一行白芍入药
外加白芩，白术，白薇
白前二两
你的脸色还是那么苍白

我不再行走江湖
从此，江湖又多了一个郎中
贫血或许缺铁
思念必然伤脾，一念姐姐

脾生血，肝生火，再念姐姐
青青河边，有草，草生水，三念姐姐
白鹭飞过，天空干干净净
——春天，倾巢而出吧

山水课

山在，她就在
我可爱的山村女教师
用水，板书
滋润我们的心田

春分，雨水渐多
雨落瓦屋
雨打芭蕉
何时，雨打樱桃

雨是水的姐妹
水是山的同学
走进大山
传播大爱

听她一节课
胜读十年书
等，我愿意
因为她是最美的新娘